



田 思詩選 (1968-1970)

【導 讀】

田思 (1947-)，本名陳立桐 (應桐)，出生於砂拉越州古晉市，祖籍廣東潮安。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畢業，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碩士。曾在古晉中華第一中學執教三十多年，並於課餘擔任華文學會與華樂團指導老師。現為砂拉越開放大學講師，並任砂拉越星座詩社與古晉東方民樂團顧問，以及砂拉越華人學術研究會副會長。一九九九年獲砂州政府頒發各民族文學獎。著有詩集《赤道放歌》(1978)、《竹廊》(1982)、《犀鳥鄉之歌》(1986)、《我們不是候鳥》(1989)、《田思詩歌自選集》(2002) 等著作。

田思認為寫詩首先要考慮的是溝通與讀者共鳴的問題。詩雖以含蓄為尚，但必有可解與聯想的線索；絕對自我的詩可以不用發表。他主張詩的實質來自時代感、歷史感和生活感；詩的親和力來自鄉土性、社會性和人文性。詩人是深諳傳統之後才超越傳統，而非在新奇的幌子下盲目跟風。詩要有感而發，言之有物，技巧則根據不同的內容而設計，要做到渾然一體，徒然擺弄花俏或一味矯飾，並不能彌補內容之不足。在田思看來，每個詩人都應是一種新詩風的創造者，詩風是詩人的文化素養、生活閱歷、人生經驗、語言姿采與個人情操的總和。

二〇〇二年，田思提出「書寫婆羅洲」的理念，旨在擴大砂華文學的範圍和內涵，以及它在世界讀者心目中所帶來的觀感與

閱讀位置。自一九五〇年代沿用至今的「砂華文學」一詞，頗能結合砂拉越的在地歷史、地理、人文情境，有別於西馬，況且婆羅洲擁有世界第二大雨林，資源極為豐富。在這樣的一個特殊時空背景底下，如果能夠以婆羅洲豐富的地理及文化資源為重點進行創作，它可以形成中文閱讀世界一個很受矚目的焦點。在這個理念下，寫作時的文學語言是華文，而其文學內涵是超越族群的。

田思特別指出：「書寫婆羅洲」的另一層含義也在於深入去了解各民族的生活範圍，去把他們失去的傳統，在他們的民族與文化中所存在的那些優質的東西找出來。我們需要去挖掘原住民的生活本質，所以我們也在學習，我們也接觸很多原始資料，也對我們的友族同胞，帶著更大的關懷心情去了解他們，這有助於促進我們與友族之間的溝通與了解。

有關「書寫婆羅洲」的主張，主要來自田思對原住民文化的長期觀察，以及充滿歷史感、現實生活觀照的創作觀。從本輯選自《犀鳥鄉之歌》的四首詩作，即可發現早在一九六八年，田思就嘗試開拓這條創作路線，〈哥達船回來了〉記述的是在地漁民現實生活中的辛酸，〈夜訪〉是抒情性較高的鄉土書寫，屬於現實生活中的小品；〈熱愛〉和〈美麗的犀鳥鄉〉則是融合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色彩的原鄉書寫，在當時是很罕見的大製作。田思十分強烈的表現出他對鄉土的真摯感情，和深刻的了解，筆下的場景因而立體且生動，融入豐富的文化元素之後，成功營造出婆羅洲特有的地理氛圍。這是砂華詩人對土地的頌歌，日後「書寫婆羅洲」的種籽在此悄悄萌芽。相較於田思在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努力投入的環保詩寫作，這一系列以婆羅洲在地情感和原住民文化為「雙核心」的原鄉書寫，更值得關注。

哥達船回來了 (1968)

「哥達船」^[1]回來了
河港裡又響起馬達聲
船兒載回漁人的疲勞
也載回漁人的憂傷

十幾天的海上奔波
從不曾使魚兒滿艙
每一次的出海
都比上一班「流水」^[2]艱難

該死的外國拖網船
把大魚小魚都撈光
拖網船拖渾了大海
魚兒不知逃到哪兒躲藏

年老的漁人在哀歎
說是出一次海的收入
還不夠買冰塊汽油和米糧
這樣子如何能度過年關？

年輕的漁人在抱怨
說是空有一身好氣力

卻掙不到一口安樂飯
倒不如趁早去改行！

婦女們也在訴苦
說是兜了整個早上
一籃鮮魚總是賣不完
只怪拖網船的魚獲充塞了市場

「哥達」船回來了
載回漁人的憤懣
海上的風險已經夠受了
還要加上人為的災難！

為什麼漁民的利益被出賣？
為什麼容許海上出霸王？
「捕魚人家世世窮」
這命運是誰強加到身上？

^[1] 哥達船：一種興化人的漁船，裝有引擎。

^[2] 流水：漁民稱出一次海為一班「流水」。

熱 愛 (1968)

我曾驅鐵馬在家鄉的公路上飛馳
蜿蜒的白色公路啊
蛇一樣彎向遠方
在我眼前展開一望無邊的綠色
椒叢 膠林 稻田……
我聞著
強烈的泥土氣息和莊稼的芳香

我曾乘船在家鄉的河流上顛簸
濁黃色的河水
無語奔流向前
河岸邊是低窪的沼澤
是茂密的紅樹和亞答林
河水扣著心弦洶湧

我曾到過那美麗的熱帶海灣
嬉戲在那潔白柔軟的沙灘
海灣裡漾著碧藍的海水
沙灘上遍佈著貝殼和小蚌
我又倚在長滿海松的岩石上
眺望遠處的「奎籠」^[1]
巨獸一樣蹲在海裡

眺望漁船在朝陽下出海的景象
海濤伴著松濤喧響

我走過那崎嶇的密林小徑
去攀登那白雲繚繞的高山
飛瀉的瀑布濺灑水花
青山翠谷像層層的波浪
聽著那空山裡的鳥語
我們的心情是多麼爽朗
而在那半山腰的村落裡
「空空空」的銅鑼聲隱約震響
等待我們的是達雅同胞節日的佳釀

我棲息在繁華的都市
也住過偏僻的小鎮
我拜訪過古老的英雄山城
細數他身上的累累傷痕
而在我童年的記憶裡
閃著一個干榜高腳屋下的夢
迴盪著陣陣「曼沙灣」^[2]的鼓聲

我參加過人流擁擠的盛會
盛會中口號和標語激盪
千百隻手臂高高舉起
千百張口喊著同一種聲浪
我看到頭戴「宋谷」的馬來同胞

纏著腰布的達雅同胞
紋身的加央同胞……
他們都在盛會中展示了團結的力量

在一個鄉下的農家裡
我初次卸下了學生裝
鋤頭磨厚了手掌
烈日曬黑了臉龐
我親眼看到一株株茁壯的椒樹
是怎樣在迫遷者的斧頭下被砍倒
土地冒著烈焰 濃煙衝向藍天
而在經過了一整夜的傾談後
我看到那白髮蒼蒼的老媽媽
是怎樣用她為我們煮飯送茶的手
將被子輕輕地蓋在我身上

在一個建築工地上
混凝土飛快旋轉 沙石紛飛
打樁機發出震耳欲聾的巨響
這裡 淌著汗水的人們在勞動
那拿著灰桶的手
那踩著木架的腳
那扛著洋灰袋的肩膀
都是我參加的一份力量
夥伴們幫我耐住了辛勞
工頭的壓迫氣醒了我的頭腦

呵！還有那學校裡的學習和玩鬧
還有那晚會上的載歌載舞
還有那小屋裡的油燈汗氣……
呵！我們是生活在沸騰的年月
我們的生命曾經是色彩斑斕
這一切激起我多少的熱愛
這一切哺育了我健康地成長

.....

.....

多少個無風的夜晚我默默沉思
多少個梅雨的季節我揩擦著思想
一個神聖的信念縈繞在我心中
一句平凡的話含在我口裡

「呵 家鄉
我愛你多麼深沉！」

[1] 奎寵：一種捕魚棚架。

[2] 曼沙灣：一種馬來人的舞臺戲。

夜 訪 (1968)

我在夜裡經過一條小路
路的一邊是一片菜園
熟悉的肥料味直撲鼻腔
另一邊是齊腰長的芒草
不斷伸出來扯我的褲管

四周很靜很靜
只有腳車輪輾過路面的沙沙聲
和夜蟲不甘寂寞的低鳴

四周很暗很暗
只有遠近幾處昏黃的油燈
像是陌生人迷惘的眼光

我竭力辨認方向
啊 到了
一間小茅屋
幾張親切的笑臉
白紙在燈光下映得發亮

美麗的犀鳥鄉 (1970)

(一) 秀麗的江山

一片廣袤的犀鳥鄉
在赤道上煥發著芬芳
犀鳥歌唱祥和的土地
我們歌唱淳樸的家鄉

家鄉有秀麗雄偉的江山
家鄉有數不盡的寶藏
祖先們流盡血汗把它開闢
如今是兒女們勞動的地方

西北部是她的心臟
一條大動脈分流向兩旁
砂拉越河是歷史的見證人
它曾流來文明也流來災難

群山環衛著首府
最俊秀要數馬當山
馬當山水嘩嘩響
吊橋長長牽兩岸

巴力湖畔好風光
石隆門的岩洞多險巖
說起龜島在三馬丹
百里沙灘千里浪

魯巴河口「汶那」高^[1]
萬馬奔騰來漲潮
砂托山 是神山
民族的史跡永流傳

拉讓江滾滾流中央
顆顆明珠散綴在「鵝江」畔^[2]
新福州 橘子城 黃梨鄉^[3]
它們的大名誰不嚮往

尼亞石洞歷史長
燕窩掛在石壁上
丹戎羅邦好「洞灣」^[4]
松影奇石賽桂林

我們的五省是糧倉
密密的森林像厚地氈
白雲飄不過摩鹿山
最高峰就在那省界上

這就是砂拉越

我們親愛的家鄉
讓我們像犀鳥展翅飛翔
把對土地的熱愛到處傳揚

（二）富饒的土地

檳榔紅 柑蕉綠
榴連飄香山竹甜
椰實累累遍海岸
無邊的稻田穗浪翻

碩莪芭 亞答林
河岸地方多土產
「木山」處處出好材
要數「蘭彬」最優良

一串串的珍珠掛滿丘陵
那是我們的胡椒園
一排排的綠樹遮滿平原
那是我們的橡膠林

石隆門自古出黃金
美裡油田像噴泉
實蘭狄有的是好煤礦
金銀珍寶還在各處藏

別說我們的黃金被偷盡
別說我們的石油已流完
只要有一張大眾的藍圖
家鄉還是座萬寶山

（三）辛勤的人們

八月裡火焰衝藍天
達雅人燒芭在山間
一座長屋世代住
世代辛勞尚互助

座座的「奎籠」^[5] 散海面
馬來人打漁在海邊
高腳屋簡陋也好棲身
椰林深處有人煙

我們的祖先來自北方
在這裡落地生根把家安
種椒割膠做生意
勤儉工作不停息

內陸的急流多險灘
內陸民族的生活更艱難
摩祿肯雅和加央
耕種打獵都擅長

我們的家鄉多民族
各族和睦共一處
辛勤奮鬥為生活
民族團結世代傳

[1] 汶那：魯巴河口呈喇叭狀，漲潮時潮頭滾滾，勢如萬馬奔騰，當地人稱為「汶那」。

[2] 鵝江：即「拉讓江」之別名。

[3] 新福州，橘子城，黃梨鄉：指詩巫、明丹莪、泗裡街三市。

[4] 洞灣：「丹戎羅邦」即馬來語「洞灣」。

[5] 奎籠：一種捕魚棚架。